

特58

832

法法今  
法法今  
法法今  
法法今

館籍書會育教本日大

			四
二	三	六	五
册	號	架	函



特58  
832

古今復讐 日本義烈傳卷下

河波 福田宇中著

紀園田安兵衛事

松平左京大夫之臣。有牧野新五左衛門者。以善騎  
 馬稱焉。一日疾欲見其技。新五左衛門跨馬至場。將  
 如鞭忽有銅盤之響。馬驚逸。新五左衛門墮於馬。疾  
 感然而入。新五左衛門認鳴銅之所。則盪瀨嘉左衛  
 門之家也。乃至其家。面嘉左衛門曰。予與子不相惡。  
 然予鳴銅盤以妨予馬技。為辱甚矣。請聞其故。嘉左

四十一

下二



衛門曰。予家婢誤投銅盤於地也。請恕。新五左衛門怒曰。予無面目以見于衆人。將與子決勝敗以散憤。怒。嘉左衛門陳謝不可。與俱至澁谷長谷寺邊。新五左衛門曰。予過矣。予過矣。一朝之怒忘身者。君子之所耻也。元非有宿怨。請自是去。嘉左衛門曰。子誘我來。今忽翻心。予甚惑焉。為士者一旦決意遷渝之。於子心獨不耻乎。新五左衛門叩頭曰。傍無人。莫多言。嘉左衛門冷笑曰。汝輩不足與言也。將去。新五左衛門忽起自後。斫其肩。嘉左衛門怒鬪。新五左衛門隸

追來。斫嘉左衛門股。斃。嘉左衛門姪園田安兵衛者。故水野出羽守之臣也。有故為浪士客于鹽瀨氏。聞報來見嘉左衛門既死。新五左衛門在焉。安兵衛呼曰。余報叔父之仇也。與新五左衛門鬪斬之。及其隸。侯命沒二人之籍。祿安兵衛。安兵衛拜命之辱。請曰。臣幸復叔父之仇。而君賜俸。恩惠不知。所謝然。叔父不得死。所又絕其祀。臣不堪遺憾。請獻臣祿。與叔父之家。侯可之。安兵衛因監鹽瀨氏之後事。居。幾復有為寺田藤十郎復仇之事。藤十郎之父與右衛門者。初



為麾下士遠山三郎四郎之臣。三郎四郎信日蓮宗。幕府每歲正月祭甲冑餅鏡餅祭畢。領麾下之士。三郎四郎不拜賜曰。臣信日蓮宗久矣。供他神者不得受之。敢辭。閣老等諭之不肯。事達于台聽將軍大怒。命奪其祿。流于八丈島。與右衛門同僚林平次右衛門者。移主家婦女於他。平次右衛門入室盜金若干。與右衛門責之。平次右衛門怒斬之而逃。藤十郎自外歸。見父屍不知仇為何人也。有人告之。藤十郎將追之。止之曰。子妙齡弱質。追之將不及。不知俟時也。

藤十郎服其言。出在淺草鳥越邊。東走西奔。搜其仇。一日至四谷。遇士人未見之。平次右衛門也。藤十郎遮路曰。汝曩害我父去。我索汝久矣。汝低首受刃。平次右衛門曰。汝父讒我於君。故殺之也。汝唯一人。予有友焉。衆寡不敵。況於市街乎。請撰地決勝敗。藤十郎由高田馬場可也。平次右衛門諾。翌日藤十郎至高田馬場。俟少焉。平次右衛門率數人來。先與平次右衛門鬪。藤十郎殆。危有一士人來。遮其鬪曰。孝子報父之仇。見危不忍。傍觀也。我是園田安兵衛也。雖



不肖請為孝子之援士人鷓飼平藏秋山房右衛門。笠原右門三澤孝內佐々木與五兵衛木島十兵衛戶倉文之丞那川小左衛門等更鬪安兵衛斬右門及文之丞十兵衛小左衛門之四人餘皆逃去。平次右衛門遂為藤十郎所斬。藤十郎謂安兵衛曰。微卿吾不得報仇。卿之恩何以報之。安兵衛曰。挫強救弱者士之常也。藤十郎謝去。淺野采女正臣堀部彌兵衛左傍歎賞安兵衛義勇相伴而歸青山。常相往來。彌兵衛慕安兵衛之為人。養為子。淺野氏難與大石內

藏助等報君仇事詳義人錄

野史氏曰。世之以士稱者。其麗不億也。然士之所以為士者。惟義而已矣。苟無義。則于思睥目。以儼於人。何得為士乎。士之所以名于世者。弱者救之。強者挫之。捨生取義。是可謂士耳。如安兵衛。輕死重義。為人復仇。為君致命。真是義中之義者也。

紀伊東知代女事

武州河越藩有伊東仙右衛門者。與大西助次郎為莫逆之友。助次郎嘗為仙右衛門所推舉。以故親好。



最厚數出入仙右衛門家。一日助次郎來。仙右衛門不在。其妻遇之。懇至。助次郎以言挑之。妻拒。絕不從。助次郎赧然而歸。心中不平。恐其告於夫。欲殺而絕跡。復來窺之。妻懷女知代而坐。助次郎不忍併殺。母子踟躕久之。仙右衛門自外歸。助次郎欲逃無路。拔刀斬之。妻驚起。執夫之短刀。擊其額。助次郎傷而走。元祿八年六月十三日也。妻歎夫之悲命。悲慟成病。自知不可起。記仇人姓名容貌。以短刀及衣服等為幣。託知代於木村保正而歿。保正撫育有年。保正之

妹在江戶。為賈人之婦。無子。以知代為養女。知代年七歲。仕養母孝。居九年。養母臥病。知代晝夜不解帶。湯藥必自嘗。看護無不至。養母疾病召知代於膝下。泣然泣曰。汝有父之仇。不可不報也。手授與慈母之遺書及短刀而死。知代始知父為人所殺。慟哭曰。吾雖女子也。必探究仇之所。在。以報之。即出為人之婢。數更其主。索之十餘年。享保壬寅八月。仕某氏家。老管藤代。勤左衛門。年六十許。額上有刀痕。知代熟視。心竊怪之。出母之遺書相証。則容貌年甲稍相似於



是置酒邀勸左衛門。乘其醉誑問曰。視君之骨相。實不凡。定知壯年之時。豪放快濶其樂。可思也。勸左衛門。听然笑曰。在焉。吾一時情慾狂殺一人。因其應報也。亡妻四人。失子數人。唯有杯中物。以消憂耳。今妻生一男。幼而無用。吾又何樂乎。知代問其詳細。勸左衛門說以殺仙右衛門之事。且曰。彼有一女兒。其時僅二歲。今不知其存亡。知代聞之。果知為仇人。乃欲報之。慮事之難成。稱病歸家。主家使隸鉄平送之。鉄平為人敦厚。有義氣。知代密謀之。鉄平曰。聞彼近日

將至相州鎌倉。此期不可失也。相誓而歸。於是鉄平託事辭主家。八月十二日。勸左衛門發程。鉄平與知代追蹤之。翌日抵山田原。遙見坐轎而行者。鉄平指曰。彼轎者仇人也。速往討之。知代趨進襲之。輪短刀。罵曰。汝嚮自陳殺仙右衛門之事。吾乃仙右衛門之女也。今欲報父仇也。勸左衛門愕然下轎。瞿然不敢仰見。泣曰。吾實殺汝父也。其罪不可逭。然吾有妻兒之在。吾死焉。則彼等無所依。願歸家告別。而后就死。知代聞之。有將許之色。時有



急步卒二人來見知代之氣稍怠乃曰仇人難再遇  
盍速討之鉄平亦曰汝今延敵於掌中而不討之尚  
聽彼之巧言他日必有噬臍之悔汝不殺則我先刺  
之知代得勢奮激一刀擊其頭再刺其胸而斃二急  
步嗟嘆而去知代謂鉄平曰吾自喪父二十八年於  
此不圖得復父仇之如此也微吾子吾豈遂此志乎  
乃贈以短刀鉄平受之而去知代輒投松岡丘寺  
削髮稱智圓弔父母之冥福

野史氏曰知代女不知仇之面貌而索之漠然不可  
端倪也偶然相會不使彼吐露自己罪惡則亦不能  
得其正確也何相會之奇而陳惡之速也臨復仇之  
期微鉄平則聽仇之巧言使二十餘年苦辛屬水泡  
亦不可知也鉄平之功偉哉

紀磯貝本部二子事

蜂須賀族之臣安富治左衛門者為郡宰與島川太兵  
衛為同僚本部實右衛門者客于治左衛門家欲得  
仕途治左衛門謀於太兵衛太兵衛不肯實右衛門  
恨焉享保紀元二月某日實右衛門過新街橋上遇



太兵衛憤怒忽發拔刀進曰報平生之恨也太兵衛不知為何人支之得傷奮鬪斬之始知實右衛門也居凶幾乞暇而去至大阪為醫實右衛門有二兄共仕于蜂須賀飛彈侯一曰本部喜助一曰磯貝藤兵衛在江戶聞弟之死謂子藤助曰我為勤仕身不得報仇汝為伯父報之藤助諾與隸某至阿波與喜助謀喜助病在蓐義子貞藏請往與俱巡歷於四方聞仇在大阪覘之太兵衛偶過御堂前二人突出曰報實右衛門仇也齊刃進太兵衛拔短刀鬪二人無虛

可乘各得傷隸某自後擊之太兵衛顧而躓倒二人遂刺之四年六月三日也太兵衛妻以其屍歸國葬之

野史氏曰自古復讐之舉不為不多也其仇之奸惡誰不惡之乎如太兵衛則不然實右衛門之死自我求之者非太兵衛之罪也然二兄受父之託報仇義不可辭也世謂太兵衛為大惡無道者不知其事實者也

紀仙臺二女子事

陸奥足立村為伊達侯老片倉氏采地農夫四



郎左衛門者偶出遇斤倉氏之劍師田邊志摩家祿十石率從僕來四郎左衛門急遽不遑避過出其行間志摩怒責其無禮立斬之四郎左衛門妻在病蓐聞之痛悼不日而歿四郎左衛門有女二人姊十一歲妹八歲二女茫然不知所為隣保相扶營二親葬姊告里正曰妾今欲寄食從母之家然父有宿債請賣田償之里正諾賣田償債以餘金附之二女乃寓從母之家居旬餘謂從母曰我等欲為人家婢從母留之不聽之仙臺至藩臣瀧本傳八郎家為婢傳八郎以善劍法為侯家之師少年日相集試技二女常視其刀法夜間竊試之傳八郎聽厨房有木力響怪之出窺之二女試刀技刺擊有法進退有則傳八郎招二女詰其故二女告以實且曰妾雖農夫之子欲報父仇之念不能已雖然彼武夫也妾等何得敵之故以餘暇聊學刀技耳傳八郎曰至哉汝之孝志也餘暇習之精練無期不如專修之勝也吾亦為添一臂之力汝請安焉從此之後教姊以陣鎌銑鋌授妹以薙刀三年而技大進傳八郎曰更加二年則必



復讐 卷之八

達志矣。二女感謝曰。厚恩如此。不唯命是聽。居二年。傳八郎使徒弟試技。皆不及也。傳八郎曰。可也。彼等出於孝心之誠。精練出群。報仇必矣。聞之於侯。請遂二女之志。侯許之。於是設場於仙臺白鳥祠前宮之叶地名。輕卒三百人護之。志摩帶長刀。分群自西入。二女自東入。以鬪。妹先出。揮薙刀轉進。志摩進擊急。妹進退殆艱。觀者為危。志摩亦少疲。各得傷。有司擊鼓止鬪。使醫錫禁鼓。又鳴。姊提陣鎌而進。鎌繫一丈之鎖。鎖尾附鉛丸。志摩冒長刀而進。欲使彼擲丸以斬

之。姊擲丸如雹。中志摩眼。志摩失明。狂擊無度。姊以鎖纏志摩手。喚妹妹進。以薙刀斷兩腕。姊就賴其咽。觀者歎聲移時。侯賞傳八郎加祿五百石。以二女賜藩士。二女曰。微賤之身。討士人罪。莫大焉。傳八郎謂曰。得命復仇。何罪之有。侯命不可背也。二女從之。伊達安房請姊大小路權九郎請妹。皆為養女。事在享保八年。野史氏曰。封建之世。武夫逞暴威。殺人於刃者。不可枚舉也。父遭殺。其子嘿々爾忍恨。不得訴其冤。可不

古今 日本義烈傳

下十



謂抑壓之極乎。如白石二女子傷父之非命。不忍措之不問。奮然去國。依瀧本氏謀大事。能得其方。器遂斬強敵。達其志者。可謂誠心通神者歟。

紀小西太左衛門事

金澤藩士田村幸太郎。食祿六百石。為侯暫御。享保十八年某月。招同僚置酒。賓主共醉。堀又右衛門曰。今日之宴。稍入興。使力者角觥。決雌雄。皆曰善矣。各撰對相當。又右衛門取左袒。皆敗。怒曰。我無面目以對人。請與主人較。幸太郎曰。彼何無禮。忽起攫投之。

又右衛門逃去。把刀追之不及。又右衛門歸家。忿怒無措。欲報恨。屢窺幸太郎。無間可乘。一日見其退食。葺樹而俟。刺之而去。弟傳右衛門聞報曰。仇必堀氏也。歟。見仇不可不報也。請于侯。侯乞之。賜佩刀。拜辭去。單劍孑行。經歷諸州。將抵陸奥。途遇故人某。某曰。仄聞子仇堀氏。今在備前班士籍。更姓名小林淺右衛門。得君寵云。幸太郎喜。急至備前。扮為乞丐。子以索仇。將至城下。山腹有道。臨流。有一洞穴。大裁可容人。傳右衛門曰。好宿所。佯僂而入。藩士小西太左衛



門成田仁右衛門偶來垂釣。仁右衛門見洞口有人  
 怪問曰。誰汝何為者。傳右衛門曰。吾乞丐也。欲得一  
 夜之宿耳。曰。汝饑歟。曰。然。然則汝之命在旦夕。死者  
 一也。吾欲試腰力。汝授性命否。傳右衛門曰。任君之  
 所取也。乃佩長刀出。仁右衛門驚而趨。起。太左衛門  
 來見。慰諭。且問傳右衛門來歷。傳右衛門視彼之真實。曰。予  
 金澤之士也。欲索兄仇。西極薩隅。東抵蝦夷。聞仇在此國。未  
 索耳。二人相謂曰。子仇者。小林淺右衛門歟。聞彼嘗  
 在金澤殺人。果真罪惡。固不容誅。殺彼在我等掌中。

即夜誘彼來。子速討之。傳右衛門喜。出金若干。曰。今  
 知仇所在。亦無所用之。請獻焉。二人却之曰。我等非  
 食言者。勿容疑。二人俱歸家。仁右衛門生惡計。獨行  
 至洞穴傍。徐謂曰。仇來。盍出。傳右衛門匍匐出其半  
 身。急斬其首。奪金及佩刀。歸至太左衛門家。太左衛  
 門曰。子來何遲。曰。傳右衛門者。係金澤藩士。其實不  
 可知。漫與彼約。欲殺侯寵臣。非吾志。故生一計云云。  
 太左衛門流涕曰。彼見我等有義氣。故告以大事。子  
 既諾之。不告予。而殺彼。自為得計。何無情也。取佩刀



曰是傳右衛門之遺物歟。急拔之曰。予報傳右衛門之仇也。一截斃之。以狀聞。請代傳右衛門復仇。侯召淺右衛門問故。如其言。遂允其請。太左衛門謂妻子曰。此行也。為人報仇。人謂我何。彼素強壯。難共爭鋒。然為義死。則無所憾。勿以我為意。揚々赴于場。執長槍。俟淺右衛門拔腰刀鬪。太左衛門進突其額。斃跨其骸。將自殺。有司止之。太左衛門曰。為義殺君之寵臣。請賜死。有司以聞。侯賞其義氣。加賜俸云。事在寬保元年。

野史氏曰。士而無義。不可為士也。太左衛門重一諾之約。為義拋身命。以報其仇。可謂偉丈夫。語曰。捨生而取義。太左衛門之謂歟。

紀農夫吉太郎事

河波國那賀郡富丘村有濠。大八郎者。好武善俳句。與同村農夫平太及善。寶曆紀元三月。茂平太詣勢之太廟。歸途遊大阪。與新地某樓妓情好親密。囊為之盡。携妓脫歸為妻。妓名也久。大八郎見也久。容色艷美。謀奪之。茂平太坐食不為業。負債成山。大八郎與



金貸恩。伺茂平太木在。奸其妻。茂平太不知也。凶幾  
罹病。百劇於一日。大八郎來訪也。久請借金。大八郎  
竊謂曰。汝欲醫夫病耶。彼平生浩苦。路療之。何益不如  
殺彼與我同歡樂也。久愕然失色。大八郎曰。不從我  
言。則汝有死耳也。久懼而從之。大八郎耳語而去。  
其夜二人伺茂平太眠。絞殺之。大八郎去也。久告隣  
家以病死。村人來會。告於茂平太弟吉太郎。吉太郎  
在德島。為劍客小澤某僕。聞訃歸檢其屍。顏貌如怒  
非尋常死者狀。心甚怪之。爾後大八郎往茂平太家

與也。久交如夫婦。人往々知之。二人耻之。逃去。吉太  
郎聞之。就其隣人審聽。兄死狀慨然曰。兄仇不可不  
報也。五年三月往九州。大八郎在讚岐數月。赴安藝  
寓狹客田中五郎八家。五郎八者姻戚也。待過尤厚。  
居凶幾也。久罹癩疾。大八郎憂之。將棄。至播磨途中  
殺之。之江戶。寓八下堀。為俳諧師。號梅雪。入門者頗  
多。七年三月。將至京師。聞吉野山花候在近。取路於  
近江。遇岡部周之亟。周之亟淡路人。嘗與梅雪相識。  
共憩酒肆。一酌而別。吉太郎在大坂。見周之亟。周之



亟者其從兄也。互叙往事。吉太郎告以兄死。及索仇之由。周之亟驚愕。問仇容貌。吉太郎告之。周之亟曰。子所索仇。非梅雪歟。彼骨相與子所言符。我在江戶。與彼尤親。歸途相逢於近江。聞彼欲觀吉野山花。子追蹤討之。吉太郎大喜。至吉野山探之。果見大八郎。彷徨於花下。因潛伏於竹林院門。而俟。大八郎至。吉太郎突出曰。汝非大八郎乎。我報兄仇也。直拔刀擊之。大八郎短刀支之。短不敵長。遂死於吉太郎刃下。吉太郎曰。吾事畢矣。屠腹死。觀者無不歎惜。

野史氏曰。吉太郎生於農夫之家。好武事。欲以立身。不幸逢兄之難。辛苦有年於此。遂達其志。可謂偉丈夫矣。觀其所以不求生者。豈義之盡者歟。

### 紀山形忠三郎事

阿波國阿波郡柳原村鄉士山形忠左衛門與杉原軍兵衛為膠漆之交。一日軍兵衛來訪。忠左衛門不在。以情挑其妻。妻固執不從。軍兵衛馳而去。既自悔其非。謂曰。彼若以我事告其夫。則無面目以對之。忽生惡意。提銃要忠左衛門歸路。一發貫其腰。逃去。隣人



見忠左衛門之倒。輿而歸其家。忠左衛門使人招軍兵衛。妻告以故。忠左衛門大怒曰。彼殺我也。切齒不及。劊甚。遂死。忠左衛門有男曰忠三郎。與母至大阪。寓姻戚某家。學劍於谷街佐川源次兵衛。軍兵衛既殺忠左衛門。流寓無所倚。遂赴越前。居仁宇郡天下村。更名兵衛。村民好武技者。就學劍法。寶曆六年二月。忠三郎至江戶索仇。一年不見形跡。歷木曾至大和。聞越前有杉原兵衛者。探之。即軍兵衛也。急書告母。母乃告源次兵衛。源次兵衛曰。自忠三郎之出。憶之不寧。今始得報。何喜如之。我將為之援也。追至大和。見忠三郎。賀無恙。與俱赴越前澤浪村。澤浪村者。天下村之隣邑也。源次兵衛謂忠三郎曰。聞仇善劍技。其徒亦頗多。且為舉村之望。討之實難。吾偽為彼之徒。伺其虛以報焉。即遊兵衛之門。居數月。乘夜密招忠三郎共謀。兵衛就寢。源次兵衛促忠三郎。忠三郎呼曰。山形忠三郎報父仇也。兵衛蹶起。召源次兵衛。婦驚將奔去。源次兵衛就縛之。忠三郎與兵衛鬪。兵衛躓倒。遂為所刺。源次兵衛與忠三郎逃去。其



翌村民來解婦縛。具狀以聞。吏來檢。見遺書知其為報仇也。忠三郎歸告母以狀。母感泣。謝源次兵衛之恩。源次兵衛者築前浪土也。後仕于淀侯。養忠三郎為子云。

野史氏曰。軍兵衛欲掩自己之惡。戕害其友。不知應報之忽至。潛身以為得謀。雖海內廣矣。其罪無所遁。忠三郎之孝志。源次兵衛之義心。相俟而得復仇。軍兵衛何得免乎。

### 紀農夫彌藤次事

下野芳賀郡係幕府麾下。士土屋市之亟采地。文谷村年寄役亦左衛門者。以廉直稱。農夫左十郎者。為人奸狡。與無賴之徒交。好博奕。同村曾左衛門者。聞其善算術。欲養為子。謀於亦左衛門。亦左衛門固惡左十郎為人。不告於里正。答以不允。左十郎怒曰。我曩與少年謀。欲開相撲場。亦左衛門拒之不許。今又如此。恨不可不報也。明和紀元十一月某日。亦左衛門獨在家。妻子詣午頭天皇廟。左十郎時其無人。殺亦左衛門。而去。亦左衛門有男五人。長



男與右衛門十八歲次男彌藤次十二歲。三男丹次九歲餘皆幼。與右衛門與從兄太郎平。出國索仇。安永五年三月。彌藤次聞仇在會津。與丹次赴陸奧探之。不知所在也。有人告曰。彼在某邑。子等要其歸路。討之。兄弟大喜。潛伏於路傍。左十郎將過。兄弟呼之。左十郎顧眄曰。誰。彌藤次曰。亦左衛門之子。報父仇也。忽擊其頭。丹次刺其脇。死。地係本多侯采地。侯賞兄弟。告于土屋氏。以故與右衛門得報。歸土屋之臣。土屋嘉內以彌藤次養為子。

野史氏曰。與右衛門出國索仇不獲。其功成於二弟之手。可謂遺憾也。然多年之辛苦。功亦不在二弟之下也。

紀前田半十郎事

德川幕府麾下。有前田半之丞。服部安右衛門者。二人同僚。不相善。寬政五年三月。傳奏今出川大納言廣橋中納言之至。江戶幕府前驅士三十人。迎之於品川驛。二人與焉。半之丞有病。使青木某代之。半之丞禁錮五十日。以闕公務也。既免。至安右衛門家。



安右衛門曰。卿老衰且有病。辭職唯此時為然。半之亟不肯。六年四月。將軍請鶴岡神祠。二人為前驅。半之丞又有病。安右衛門以功進級。在半之丞上。安右衛門欲除半之丞。使人諷之。半之丞在禁錮中不答。既免勤仕如故。安右衛門數促其退。半之丞大怒。欲與之鬪。有人停之。既而呈辭表於組頭高木淡路守。以長男半十郎為嗣。七月十五日夜。半之丞入室自殺。翌日半十郎至父室。流血淋漓已死。抱屍慟哭。傍有一書。有受安右衛門凌辱。不堪憤怒之語。半十郎

大怒曰。使父至此極。此恨不可不報也。以病死開葬。終乃稱病。使弟鉄之助為嗣。至下總叔父某家謀報仇。某曰。復仇者方今禁令也。汝必止焉。半十郎諾。託事辭去。至京師。為梅小路氏僕。十三年正月。得母書。有安右衛門以三月至京師之語。半十郎大喜。乃乞暇至尾州名古屋俟之。聞六番加番宿於知惠川。探之。安右衛門在焉。然無可討之地。追蹤至近江粟津原。伏路傍。安右衛門乘籃輿而過。半十郎閃刀出呼曰。前田半十郎復父仇。安右衛門蓋出。輿下驚走。安



右衛門默無語。半十郎自外刺之。安右衛門得傷。自輿中轉出。再刃而絕。同僚千葉與右衛門聞變。馳至。同半十郎詣大津代官。淡路守告於閣老。閣老感其孝義。賜俸云。野史氏曰。半之亟之死。固安右衛門所釀成也。然其跡湮滅。誰能知之。及半十郎之報仇也。其罪炳焉。在安右衛門。閣老亦賞其孝義。隱惡之不可掩也。如此。可不慎乎。

紀農夫八郎事

美濃大垣戶田氏之臣。有江崎文之進者。以擊劍授徒。為人溫良。有長者之稱。同藩士有森本某者。請試技。文之進心憂之。隸伴助曰。自古抱怨起爭者。無不因刺擊之勝敗也。彼固妬心以謀除君。君請避之。臣親族在。讚之高松。臣與君俱往焉。文之進曰。善哉。汝言。勝則受怨。敗則得侮。難得兩全。不如出去也。乃請暇。至高松原田村里。正勘十郎家。勘十郎者伴助之從兒也。侯聞文之進善擊劍。乃祿之。勘十郎薦之也。文之進亦稱勘十郎功。侯又舉為鄉士。勘十郎以伴



助為養子。更名勘左衛門。文之進子。宇平太年二十  
六。放蕩無賴。父憂之。數責之不改。宇平太在高松脩  
身。慎行。及父受俸。淫蕩如故。勘左衛門屢諫之。文之  
進罹病。自知不可起。召勘左衛門曰。命在旦夕。宇  
平太之汚行。予甚憂之。予死則吾家遺物勿委於彼。  
請子管之。彼如改心。則與之。勘左衛門諾。亡幾。文之  
進死。勘左衛門如約鎖藏庫而歸。宇平太淫行益甚。  
好博奕。襲為之。罄敗庫出什器鬻之。獨語曰。取我器  
物。得盜名。拙亦甚矣。公然請彼取金。彼不與。則殺之。

耳。乃至其家請借金。勘左衛門曰。吾受文之進君委  
託。君不改心。則不敢與也。宇平太曰。悖哉。汝之言。取  
父之金而不還。以委託為口實。汝如不與。則我將有  
所為。勘左衛門曰。君如改心。則不俟終日也。宇平太  
曰。自今請改之。勘左衛門乃出金若干曰。今以放君  
之急也。宇平太佯拜。拔刀斫之。婦驚抱之。問所欲言。  
勘左衛門曰。彼者予之故主也。汝必勿仇視彼。言畢  
而死。寬政七年十月廿五日也。宇平太去。在土佐。侯  
捕之繫獄。享和紀元。侯有追福之事。國中赦文之。



進之徒為請宥。宇平太減死一等被放。即至勘左衛門家。謂寡婦曰。予宇平太也。曩殺汝夫。在獄七年。今過大赦。免罪。乃父委汝。以數金。請還之。不還。則寄食於汝家。勘左衛門子八郎年十六。聞之大怒。曰。汝吾父仇。而不報者。守父遺訓也。吾無與汝之金。盍速去。曰。予餓矣。死者一焉耳。汝欲斬斬之。凝然不動。八郎將擊之。母止之。出金百圓與之。宇平太懷之去。母謂八郎曰。汝孱弱。何敢當彼。刀法習熟之後。可以報之也。於是八郎精勵有年。將出國。隸德兵衛曰。君出國索仇。似孝而非孝也。不治家而出國。誰治家者。不如得暇而後出。未為遲也。八郎如其言。三年六月。八郎之藝之宮島索仇。十月十日歸。九龜詣象頭神祠。人群中見宇平太。不能計而止。宇平太曾遊象頭山下茶肆。與妓親好。遂欲贖之。定約懷金。夜往。惡少年知之。搏宇平太將奪之。宇平太怒。捕一人責之。少年詭曰。受妓之託。至於此。言未畢。二人自後揮棒擊宇平太。奪懷中金去。宇平太被傷。叫苦。人扶歸家。醫傷。傷愈之日。欲報怨。至茶肆。主人喜。迎呼妓來。宇平



平太勃然曰。汝何故欲殺我也。忽起。捽其鬢。擊之。主人驚奪佩刀。將去。宇平太攫投之。主人仰倒。脚踏宇平太之陰囊。宇平太悶絕。觀者如市。吏捕宇平太。德兵衛見之。仇人也。即告於八郎。八郎以書訴之。鄉役大和源右衛門曰。汝志堪感。雖然。彼為罪人。不得報仇。彼罪至小。及放逐之日。討之而可。八郎俟之。廿有五日。聞宇平太被逐之報。至松鼻村。要之。宇平太見之。將逃。德兵衛自後迫。宇平太進退維谷。拔刀與八郎接。八郎先傷其頭。宇平太怒。擊八郎左肩。八郎傷淺。

奮鬪。斫其右肩。德乃告於源右衛門。以故請伏罪。源右衛門以聞。九龜侯賞其孝義。

野史氏曰。勘左衛門欲使宇平太改行。數規諫之。恩反為仇。遂至禍其身。而猶委命於天。不使報仇。君臣之分。可謂盡矣。然八郎安然不問罪。而可乎。宇平太之暴惡。天之所不宥也。天之所惡者。不討而可乎。況於父仇乎。

紀士谷又藏事

莊內侯之臣有土谷久右衛門者。養堀才藏為子。以



女妻之。久右衛門妻沒。繼妻生二子。長曰萬次郎。次曰虎松。虎松羸弱不能學武。枝學醫於久米某。萬次郎好酒放肆。父戒之不改。父歿。益甚。才藏怒禁錮之。虎松數未訪。一日遇家人不在。萬次郎曰。彼夫妻厭惡吾如此。汝亦將不免。吾與汝欲避難於江戶。求出身之地。如何。虎松許諾。乃典衣物為旅資。兼風雨夜。脫檻俱逃去。萬次郎淫蕩。又發。以至宇津宮。囊已罄矣。悔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將還鄉。借金來。汝先至江戶。在某氏所俟之。還鄉。至父執莊吉家。請借金。莊

吉留之。告才藏。才藏使養子丑藏及族三藏迎之。萬次郎見之。將逃。二人謂曰。我等決非有惡意。請歸。萬次郎曰。吾一去國。又何顏歸家。請使吾速去焉。二人將拘萬次郎。萬次郎窺隙。倒二人。將脫。躓倒。丑藏跨刺其咽而絕。文化紀元五月十六日也。虎松怪萬次郎不至。還國探之。聞萬次郎遭害之狀。悲憤切齒曰。吾必報兄仇。再至江戶。為麾下士小笠原重左衛門之僕。改名又藏。重左衛門以擊劍聞焉。又藏就學之。精勵不倦。然不得進步。眾笑曰。拙劣無雙。勉勵無比。



又藏不為意。重左衛門曰：汝矮少無力，何劍拔是能為不如廢之為愈也。又藏固請不怠，有間則揮木刀為刺擊之狀。習練五年，如有所悟，業忽進。重左衛門感賞，代已督業。又藏一日謂重左衛門曰：蒙君之恩，顧久矣，何以謝之。今日得郵書，母罹病，請賜暇。重左衛門許之，謝而去。既而又來曰：不幸母歿，請姑修業。居二年，鍊磨習熟，極其蘊奧。於是始告復仇之事。重左衛門曰：汝之技至於此，可謂有神助者矣。復仇遂志必矣。又藏謝恩還國，探丑藏之舉動，聞明

曰：將展墓要之於途。丑藏來，又藏躍出曰：汝嘗殺吾兄，吾報兄之仇也。丑藏曰：殺子兄者非吾，吾族三藏也。又藏曰：吾已聞知之，何用遁辭為。汝速接刃。丑藏曰：吾有父兄在，告別來受刃。曰：今幸逢汝，此期不可失。乃閃刃而進。丑藏悔其短少，冒刀照頭擊之，又藏得微傷。丑藏再擊耳邊，又藏奮鬪，斷其右腕。丑藏倒左手揮刀斬，又藏膝。又藏亦倒，謂丑藏曰：欲耦刺何如。曰：可。乃杖刀踰跟至墓前相刺而死云。

野史氏曰：語曰：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藏矮軀羸弱，拙於武事，而精神所到，拙極為巧，遂與敵較，斷其



右腕惜哉身亦受重傷。尚能與彼耦刺也。其死亦可謂無遺憾者也已。

紀淺田鉄藏事

大久保加賀守卒成瀬萬助者。神心狂亂。暴殺其同僚淺田只助。其他被創者亦有。疾捕萬助繫獄。文政己寅七月某日也。萬助在獄精神復故。翌年二月脫獄。不見形跡。只助之子門次郎甫十二歲。與養子鉄藏出國索仇。詣相州鎌倉。扮為神道者。自東海道至大阪。經南海道。遂至江戶。鉄藏託門次郎於一橋矢

倉邸内某氏。獨詣大山石尊。蓋祈報仇也。去至相州伊勢原神宮寺。為虛無僧。欲經歷諸州。關門不通。再歸江戶。寓於木挽街馬場某家。學劍法一年。出為日蓮宗徒。乞食露宿。探安房一縣。歸仕于稻葉對馬守藩。中矢島某為奴。每晨浴寒水。祈神明。明年三月辭去。仕于村松街醫師印牧某。得養母之書。知萬助在水戶。鉄藏喜歸。與門次郎至水戶。自下街探那波港。過磯濱村祝街。詣磐船山。歸途窺市街。見萬助在家。乃入小松山。又乘夜來見。燭暗不分明。翌又來窺。不



見萬助。至夜來見燭暗不分明。翌又來窺不見萬助。至夜襲之。萬助與婦對酌。鉄藏使門次郎開戸抗聲曰。汝是七年前殺父之仇。速受吾刃。萬助驚起。以小屏風扞之。鉄藏擊之。婦掩萬助。鉄藏蹴倒之。萬助怒將攫鉄藏。鉄藏忽斫其右肩。門次郎擊自左身。至腕而斃。水戸疾開之。賜金若干及衣服。大久保疾賞之。賜俸五十石。班士籍。野史氏曰。萬助一狂人而已矣。其舉固非故殺也。然精神復故。脫檻而逃。其罪極多矣。於是鉄藏憤然與門次郎出國。東奔西走。艱苦有年。遂達其志。得班士

籍之榮。慰父之魂於九原者。能祭以孝者歟。

紀山崎母子事

德川幕府麾下士神田右京之臣山崎莊右衛門與田邊彦作交誼尤厚。彦作者莊左衛門曾所推舉也。莊左衛門病歿。子平内嗣。遊蕩不在家。資產為之盡。數至彦作家。思父之愛。恩與金若干。隨與隨散。彦作憂其無限規諫之。平内勃然變色。歸家憤怒無措。夜伺彦作之出。遮其路曰。我平内也。報前日之恨。言未畢。一刀截之。彦作不遑拔刀。倒而未絕。平内不顧去。有



人報之婦。愕然走來。抱之問其仇。彥作切齒呼平  
拘三而死。右京命捕平內。不在。遂沒二人籍。婦携女  
波留。出居陋巷。以裁縫為業。常謂波留曰。吾雖孱弱  
武士之妻也。不報夫仇。則不可立於天地之間。汝亦  
武士之女也。父仇不可不報也。波留就叔父田邊源  
吾家學劍技。婦聞仇在尾張。獨往探之。不在。還江戶。  
母子為人家婢。以覘仇有年。一日母子過深川六間  
堀。見平內。追至中橋。母子擁前後曰。報夫仇也。曰。報  
父仇也。兩刃交加。平內不得遁。拔佩刀鬪。母子得傷  
不屈。遂斬之。右京聞之。召母子復祿。使平田佐十郎  
為女壻。繼父家云。

野史氏曰。農工商賈皆有其職。士之所職者非勇武  
而何。為其婦者。亦不可無勇氣也。彥作之遺害也。婦  
子憤然。不為女子之態。不屈不撓。凜然敵死。敵死遂復  
其家。有其夫。而有其婦。其勇愈於男子也。遠矣。

紀岩井兄弟事

淀侯臣有岩井善右衛門赤松久之亟者。二人在江戶  
邸為主簿。數遊花街。資產為盡。相謀竊主家之金。得



罪所放。善右衛門至筑前。知已某家。久之亟至遠江。若林村。互通書信。福岡侯聞善右衛門善武技。祿之。久之亟貧困。聞善右衛門得祿仕。携男源次郎至筑前。託於善右衛門。請得仕途。善右衛門許諾。備加恩。郵教讀書授劍技。源次郎精勵異他。頗詣其精。侯召為近習。源次郎暴慢侮人。好爭鬪。人厭惡之。侯減其祿。善右衛門怒。招源次郎責其非。源次郎赧然而去。不堪憤怒。欲殺之以散憾。窺見善右衛門獨坐無人。躍入刺之而去。妻見源次郎走之急。怪之。見夫死而

愕。欲追之無及。具狀以聞。侯使吏捕源次郎。不獲。遂没岩井氏籍。善右衛門子半之亟欲報父仇。至江戶。寓深川。一日賈人萬助者來曰。君非岩井氏之子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弔嘗為尊父之僕。蒙恩久矣。來訪尊父之安否也。半之亟深謝告。萬助慨然曰。予未得報尊父之恩。遽遭此難。不報其仇可乎。予在此地探仇。君索之他州。半之亟大喜。至遠江。訪久之亟。居久之亟出。迎謝源次郎撫育之恩。半之亟曰。源次郎非人也。曩殺予父去。予



欲報仇。來索耳。久之丞驚且泣曰。彼不知恩。亦伴禽獸。其罪無所償。吾過矣。吾過矣。入室不出。半之丞往見。乃屠腹而死。半之丞呼隣人告其由。葬之而去。聞仇仕于細川家。至江戶告萬助。萬助入細川邸探之。果真。更姓名森山彈正。正在國云。半之丞乃直赴肥後。扮為乞兒。伺仇。罹病臥於路傍。藩士長山某知非尋常乞兒。殺之奪腰纏。事發覺。伏誅。萬助怪半之丞久無書信。追來聞其死。慟哭不止。去至筑前訪岩井氏居。面其母告狀。母悲泣殆絕。半之丞有二弟。曰善次郎。十三歲。曰半三郎。猶幼。萬助欲扶善次郎復仇。母以其軟弱不肯。萬助曰。今知仇所在。不復何時得與復君家乎。母感泣。托於萬助。萬助與善次郎再至熊本。告監官山路某。以禪正罪惡。請復仇。某以聞。侯使吏鞫問。彈正得實。奪其祿而檻之。允復仇之請。設埒於清閑寺原。善次郎提槍入。萬助副之。獄吏率彈正來解其縛。令決勝敗。善次郎先鬪得傷。萬助代鬪。斬之。善次郎刺其咽。二人喜躍歸國。侯復善次郎祿。使萬助班士籍。



野史氏曰。為父報仇不遂其志者殆鮮矣。如半之丞。可不謂不幸之極乎。不有萬助誰使弟繼其志報其仇乎。如善右衛門者。可謂得其臣者矣。

紀村松藤吉郎事

駿賀國八楠村之農村松藤吉郎之復父之仇也。初藤吉郎父源大夫與次子彌平季子藤吉郎至江戶。彌平出為某氏隸。源大夫與藤吉郎在津山侯邸為隸。房長新平者有過失源大夫代之。凶幾暴死。蓋新平毒之也。藤吉郎在外聞報。與彌平馳來。父既死。慟

哭。及天保丁酉四月十七日也。彌平歸鄉。藤吉郎留入商家。數年後娶妻生一子。貧窶殊甚。出為雇夫。一日途上逢吉太郎者。嘗在津山邸相知也。互叙舊。吉太郎曰。子不知乎。乃父之死非病。新平毒之也。藤吉郎驚流涕曰。予與父出鄉僅數月。遭此難。此怨

不可不報也。問新平之鄉里及面貌。曰生係南總。年五十許。額上有刀痕。藤吉郎即到津山邸探之。不在。出仕于麾下。小林權左衛門。權左衛門善刀法。欲授刀法。藤吉郎拜謝。歸家出妻子。未請曰。願以餘



暇受業。權左衛門允之。精勵四年。極其與肯。謝恩且告以復仇之事。權左衛門曰。汝練磨之功。超越於衆。我知欲有所為也。聞汝先欲經歷總房之地。予妹夫三浦與左衛門者在房之松田村。汝在彼家。搜索尤使。以書付之。藤吉郎即至安房留三浦氏三月。不見影跡。壬子二月辭去。至松谷村。寓兼助者之家。授少年以刀法。偶散步海濱。有漁丁森松者。年六十許。未謂曰。難哉。為刀法之師。取賊則招悔。得勝則受怨。我往時在江戶。以怨毒人。飲食尤不得不用意也。藤吉郎

熟視其面額。上有刀痕。心竊知新平。乃按劍曰。吾汝曩所毒殺源太夫之子藤吉郎也。汝自陳其惡。吾索汝久矣。今欲報仇。盍取兵來。新平直執短棹來。忽擊頭上。藤吉郎支之。棹折。進洞。其胸絕。將斬其首。漁丁數十人提棍棒來圍曰。汝何故殺我長也。藤吉郎振刀將脫去。兼助來呼曰。孝子報父之仇也。漁丁四散。乃護藤吉郎歸。藤吉郎謝其厚意。在御有年。後某族聞而祿之。

野史氏曰。語曰。父子之道者天性也。能全天性者。世



不聞有其人也。藤吉郎寅之ムツ一小民。而聞父死スレ非命。出妻屏子。辛苦十二年。遂報其怨者。可謂全天性者矣。某侯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有故也哉。

紀喝凡事

加賀大聖寺藩主前田備後守次子大學。為人姦狡。好遊獵。數出于田野。一日至越中富山清水村。放隼。摯鳩有川隔焉。前岸有群鴉。兒童逐之。鴉飛散。隼驚而去。大學大怒。捕兒童。斬之。從者索隼。急隼下田間。農夫集。未捕之。里正某之子奪隼而走。農夫持絲不

放。誤傷隼脚。從者捕某子。至大學。斬之。令捕農夫。皆逃去。大學怒。猶不已。至代官高橋清左衛門家。清左衛門驚出迎。大學曰。汝所管農人。妨吾遊獵。吾既誅二人。餘皆逃去。欲使汝悉捕之也。清左衛門曰。農夫之罪。臣職之由。然此地有主在焉。告之。斷罪。相報。大學辭屈而歸。清左衛門至大聖寺。以聞侯。召大學責其罪。大學赧然歸。邸憤怒。無措。召侍臣曰。誰告侯者。對曰。聞清左衛門曩登城。大學曰。果然。吾將報之。使人窺之。偶清左衛門入城。大學使侍者要歸路。招之。清左



衛門至。大學曰：招汝無他。吾購得書，欲請汝之鑒識也。清左衛門乃見之。大學自後飛槍刺之而斃。侯聞之，與老臣議，皆曰：不如秘之也。議遂止。清左衛門有弟曰作左衛門，在江戶。聞報歸國，慨然曰：兄仇不可不報也。稱病請暇，為修驗者，更名喝凡，常在城下。伺大學之出，大學暴行益甚，老臣等謀幽之於一室。喝凡知事不成，出國經諸州，在外五年，聞大學遇赦而歸，請代官佐々木喜四郎曰：我願結茅於加能之境，以弔兄冥福。允之。喝凡自謂吾伺仇者也，素無未來

成佛之念。於是彫關羅王石像，建于其傍。大學快々不樂，將之京師。近習里見源吾井口半兵衛僕隸十餘人擁駕，至於柳瀨。喝凡躍然曰：時期至矣。持短槍伏于路傍，駕至，忽起刺輿中。洞大學之脇，倚關王像為屏，與從者鬪。半兵衛源吾死之，餘或傷或逃。喝凡曰：吾事終矣。刺刃於肚而死。城下聞報，騷擾市尹率步卒來，則喝凡既死。後呼此地曰喝凡衢。野史氏曰：大學之惡，可謂殘賊人民者矣。為之下者，呼吸於壓抑之下，吞聲悲泣耳。雖然，天之賦命於人。



何有私乎。積惡之報不得免。遂死喝凡之手。人將言誅一夫之大學。未聞殺巨室人也。

紀井上傳十郎事

弘化中肥前長崎有本莊茂平次者。得罪至江戶。改名辰輔。仕監官鳥井甲斐守有寵。辰助為人奸狡。陳長崎吏人私曲之事。大被信用。鳥井氏轉為市尹。欲得老中水野忠邦昵近。不得其使。謀於辰輔。辰輔曰。武州大井村有修驗了善者。以善祈禱著焉。臣竊往為其徒弟。暗利。令行非常之咒詛。君即捕了善及臣。鞠問。

則臣自證之。君以彼咒詛秘術。密告之于水野氏。則水野氏必賞發。摘之功。鳥居喜如其言。忠邦果賞其功。遂昵近之云。辰輔曾以秘詭之計。問於其所親井上傳兵衛。傳兵衛善劍法。為人剛直。聞之規諫辰輔。辰輔恐其計之洩外。殺傳兵衛於下谷御成巷。天保九年二月也。傳兵衛弟熊谷傳之丞者為松平隱岐守臣。聞兄死。欲報其仇。脫仕籍出國。其子傳十郎亦從之。然未詳仇人為誰。傳之丞竭心探索。無不至。遂知辰輔所為。窺之。辰輔亦覺之。誘殺傳之丞。先是十



津川人小松典膳者。學劍法於傳。兵衛亦欲報師仇。至江戶。與傳十郎蹤跡辰輔。辰輔既殺傳之丞。辭鳥井氏至長崎。潛匿知己之家。故二人不知其所在者數年。時鳥居氏得幕府之罪。辰輔亦為所捕。致江戶獄。二人聞之大喜。俟其罪之決。此月六日。辰輔遇赦。逐二人在一橋門外。俟之。辰輔乘板輿出。評定廳二人見其來。自輿中曳出。曰。吾二人報父及伯父之仇也。典膳曰。吾報師仇也。辰輔驚。顏色如土。不出一語。二人自左右刃之。典膳刺其喉。府下之人惡辰輔。陰助者居多。云。

野史氏曰。甚矣辰輔之惡也。規諫猶不改。恐惡之洩於他。殺之遂其非。以塞其口。雖然邪。不敵正。應報忽至。遂為逮捕。授首於路頭。聞者快之。猶恨不齶其肉云。

紀廣井盤之助事

土州藩有廣井大六者。世為徒士。妻生男熊太郎而歿。繼娶以某氏。熊太郎仕義母孝。人稱之大六好漁。一日至浦戶海港。獲魚。掉舟將歸。會有鄉社之祭祀。同



僚棚橋三郎者醉步踰跟過堤上呼曰汝使吾達前岸大六欲責其無禮與醉人爭無益徐謂曰子欲到前岸則有渡船之在焉三郎怒拔刀曰有渡船吾能知之何俟汝教躍入舟大六欲避躡倒沒水中安政紀元乙卯十月二日也熊太郎在仁野村聞父之橫死直歸家三郎既為官所捕明年六月三郎被逐廣井氏亦沒籍熊太郎入宗家籍仕于公孫豐尚君官暇學刀槍公感其志操賜名盤之助恩寵優渥然報仇之念不能已欲出國則無養義母之人欲養義母則

不得報父仇進退維谷不聞仇三郎將航米利堅慨然決志欲先彼之不出討之不得其間在外偽致書於義母義母披之則妹之書也有母病危薦之語義母驚走赴之盤之助乃歸于家旅裝遺書將去踟躕熟思自謂今去國不知歸期况有疾病事故平一拜義母顏而出國可也又晚旅裝至叔母之家義母詰盤之助曰曩所贈之書出誰之詐術也予母予母更無異狀也盤之助曰是大母得壽之祥也請賜壽杯義母則出酒肴一家團樂互酬酢宴畢盤之助伴義母歸途中謂之曰予今夕當宿直聞大母公有病使



人代之候之無恙欲謝其人請自是去獨揮淚而別  
六年己未十二月四日也單劍孑行欲至篠口失道  
入北山一步高於一步風雪埋途將沒脛躓轉陷溪  
底數十丈幸得無恙寸步尺退至樵舍焚柴取暖翌  
日逢人始知迷途下溪數里至藁荷地宿焉時有殺  
人者追者誤認盤之助以兵圍之盤之助知不免遂  
就擒詭曰我母有病欲祈象頭神祠也以示無他不  
許遂繫獄明年被逐既而義母亦適他居歲餘貧窶  
特甚曾與高岡清瀧寺僧宕識者相識乃投之為末寺北

地村藥王堂守夫傍授村童以讀書明年十月遭赦  
歸鄉聞仇三郎在豫讚之間請官學掄於鎮西其年  
十二月得官准出國更姓名吉川岩藏搜索不在乃  
上京師得諸司代板倉筑前守臣西村敬藏之援為  
虛無僧周遊各地以索仇遂居河內堀溝當此時諸  
藩之遊士主張攘夷說天下騷擾虛無僧亦禁周遊  
盤之助犯憲至大阪居數日受譴責遂還俗至伊豫  
三島聞仇在兩國尾而行至能山聞則逃入山本  
長五郎者也盤之助失望歸松山浴溫泉遺失囊金



之廣島。就槍術師島末源太借金一方東上。無旅費。乞食露宿。至播州須磨。疲困不能步。臥路傍。有一商人憐之。與團飯及錢若干。盤之助稍得氣力。至大阪。適勝安房守管軍艦在此地。盤之助慕其名望。乃就坂本龍馬高松太郎諸子致意。安房守延見且慰曰。索仇之人東馳西奔。唯從意所欲。然不如俟時也。我必令達汝志。書依賴狀與之。盤之助拜受之。去投長街客舍。扮為行商。擔野菜朝出夕歸。此街也。無賴惡徒所齧集。盤之助與之為爾汝之交。偶與衆飲。一人

曰。江戶角舐松兵衛者嗜酒。與我等相親。彼曩在土佐殺人。在此地數年。去居堺之並松。今在紀州加田為砲臺役丁。欲與彼酌不得。互話往事。盤之助問其容貌。年齡似仇三郎。即告至勝氏欲告之。氏上京不在。將出門人佐藤高松等曰。先生歸。則我等應尾行也。盤之助謝去。訪安井九兵衛。九兵衛者市中之長吏。受勝氏之命探偵仇家者。九兵衛所聞與盤之助符。因直赴紀州。翌日安房守歸。見遺書曰。不意事出倉卒。偶高松氏有病。乃使佐藤某及紀伊人田中昌



藏等五人援之。先是三郎得紀州藩嫌疑入獄。盤之助聞之。將有所訴。途逢佐藤某來。與俱至和歌山。其他四士亦來會。既而有三郎被逐於國外之報。人聞此舉。來勞者數十人。水藩之士五六名亦在。相與會飲。盤之助謂田中某曰。三郎無刀必矣。宜買刀與之。某乃就家取而授之。翌未明。盤之助發宿行四里。達國境。俟三郎來。遠近之士民聞有復仇來觀者如雲。午後獄卒率三郎來。赦於橋上。盤之助突然出曰。汝者土佐之慶次郎耶。曰。否。然則為誰。曰。棚橋三郎也。

盤之助曰。咄。汝識我歟。我者廣井大六之子。盤之助也。曩我父因汝死。非命。汝記之否。三郎曰。汝父過溺水耳。水藩之士罵曰。汝非武士乎。臨此時猶欲遁。可謂昇怯之甚。蓋決死。三郎知不免。俯將受刃。盤之助曰。不動者侷木偶。取刀授之。佐藤田中等縛三郎於樹。令裝束。水藩人請為授。盤之助辭曰。吾一人足矣。願備仇之道。逃於是。占街路二十間為場。盤之助自東三郎自西進。各拔刀鬪。未數合。烈風暴雨俄然至。眾令止鬪。須臾而風雨頓歇。再接刀。盤之助斫三



郎右腕。又斫其頭。倒尚將守斷之。衆止之。乃刺其咽而絕。盤之助向衆謝之。託屍於里正。以俟罪。明治紀元甲子六月也。踰父之死九季於此。遂得達素志。代官致之於塚之官司。烏井越前守延見慰勞之。安房守亦聞之。遣使齎幣謝。紀藩且請幕府使盤之助歸國。七月有命歸國。禁遠遊。盤之助決死。俟命數月。遂得無他。後舉以為親衛士。九月六日。以病歿于家。年二十七。

郎史氏曰。孝子之遭遇時運之厄。不可不知其所輕重也。如盤之助。欲孝於母。則不得復父仇。欲復父仇。不得復養母。於是也。決意取重。去國數年。艱楚以得報父仇。若使之安君之恩。寵然守養母之一事焉。則人謂之不孝。又無如何也。知其所輕重者。於盤之助也。見之。

紀農夫兄弟事

陸中盤井郡中川村農長大夫者。與同村彌太郎爭田。彌太郎怒。殺長大夫而去。長大夫有二子。兄曰幸治。年十八。弟曰幸七。年十四。兄弟傷父非命。欲報其



仇巡歷諸州索仇八年。歸國省母。兄弟有事過江刺郡人首村。路遇彌太郎。彌太郎見二人曰。吾曩殺汝父。潛匿有年。今遇汝者天也。欲遁可得乎。聞汝索我久矣。汝快意報仇。幸七見仇。不佩刀。脫副刀授之。曰。子持之。彌太郎辭曰。短刀不為吾用。因拔路傍斧。木來曰。是足矣。幸次鬪數合。勝敗未決。幸七見其虛。斬右肩斃之。事在明治二年。

野史氏曰。彌太郎之惡。固不足論也。然對兄弟自首。有快意報仇焉之語。可謂自知其非者矣。觀以木代刀。比他之仇人。僥倖欲免死者。則固非同日之論也。

紀飯高兄弟事

飯高氏兄弟。長曰直七。次曰竹次郎。季曰秀三郎。安房國長狹郡濱波太村人也。父曰善左衛門。濱波太之為地也。在安房極東海角。民皆以捉鮑。鯛。鱒。為生業。村豪有平野仁右衛門者。兼并欲網利民懷。不平。推善左衛門為誅首。善左衛門即為一村總代人。慨然討于花房藩廳。藩廳聽之。仁右衛門不利。一日村民遇廣場村。海濱有死



屍橫於沙汀。見之善左衛門也。驚走報其家。直七兄弟來視之。顛頂耳後有擊刺之痕。非尋常溺者之狀也。直七泣謂二弟曰。是必仁右衛門之所為。相與謀欲報父仇。明治二年四月也。直七年二十一。竹二郎十五。秀三郎十三。日夜窺仇家之隙。仇家亦自警。平野氏之第在濱波大海中。據島構宅。墻壁高丈餘。重門堅鎖。是歲十月廿二日夜。直七與二弟乘暗竊浮漁舟上島。皆携刃。二弟在門備遁逃。直七獨進排戶入其第一室。仁右衛門次子謙藏驚覺曰。賊誰。直七

不答。振刃斬之。走入第二室。燈影暗淡。不辨寢所。仁右衛門夫妻方驚起。直七擊仁右衛門傷腦及胸。後有人自直七之後出。將捕之。直七反刃擊之。斬其面。蓋仁右衛門三子勇藏也。長子仁惠出闕。又斬之。乃出門。二弟曰。仇既報矣。徒死無益。與俱奔東京。匿於各所。五年十月。官捕直七下獄。二弟聞之自首。六年八月。獄成。直七當斬。竹次良懲。役十年。秀三郎以幼弱聽敗贖。直七之就刑。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觀者為流涕云。野史氏曰。維新之際。有不浴王化。未脫封建餘習。猶



恣其強暴者如平野氏是也。飯高兄弟悲憤不能已，不請干官而斬其仇，擅殺之罪雖不免，其志全出自孝，不可輕視也。

紀村上兄弟事

赤穗藩主森越中守忠德之臣。有村上真輔者，爲用人從。勤仕有年。安政三年丙辰春，忠德告病致仕。子忠弘嗣。四年閏五月，忠弘卒。忠弘有二弟，曰遊龜丸，曰扇松丸。年寄役森續之丞稱忠弘遺命，將立扇松丸。真輔竊聞之，與國老森內膳謀，直至江戶，請遊龜丸爲嗣。是爲美作守。內膳真輔等請忠德曰：嗣君尚幼，願君與聞政事。是國家之幸也。忠德曰：寡人有病，致仕無意執政。務汝等宜盡力平國事焉。真輔等歸。



予國內膳羅病死先是真輔二子駱之助為同藩士  
 河原某養子。聚徒教授其徒銃卒某二子鞍掛寅次  
 郎者有英才出為廣間坊主小林某養子進為茶道  
 役與續之亟深結蓋將有所為也呈辭表於側頭役  
 村上直內。真輔長子直內嘗聞駱之助之報不許續之丞  
 為請於側頭役柴田某免其職寅次郎在國隱居。已  
 幾至江戶稱入於水野侯儒臣塩谷甲藏之門常在  
 邸中與續之丞及吉村牧太郎入江新之丞醫師三  
 木元叔等結黨與忠德辛花江者謀使忠德再聞政

務十二月忠德以教太郎新之丞為側頭役以寅次  
 郎為勘定奉行免用人役西川瀨左衛門勘定奉行  
 小川平左衛門職國內人士聞之洶々五年戊午春  
 國老森主稅大目附橋村信之進等至江戶謁忠德  
 曰曩內膳真輔等請君再聞政務不許今無故與聞  
 政務變更制度退故老進年少臣等甚憂之忠德感  
 然曰寡人非喜聞政務第從續之丞等之丞請也續  
 之丞等謂寡人曰當今之世不矯正因循姑息之弊  
 不撰舉英才智能之士則國家將衰寅次郎者博識



多才。藩中之俊秀也。使彼掌出納。國可期當矣。寡人信之。舉彼輩者。謀國之隆興也。今聞國內人士。洵始知陷彼輩術中。是寡人之過也。乃禁錮續之丞及牧太郎元淑等。放逐寅次郎。文久二年壬戌春。諸國勤王攘夷之徒。上京師。都下騷然。有銃卒某第。西川升吉者。爲人奸黠。往來於京攝之間。與諸國游說士交。外唱正義。內逞詐欺。藩士山下銳三郎。田河運六。西川邦治。山本隆也。吉田總平。八木源左衛門。濱田豐吉。青木彦四郎。木村寅次。高村廣平。松本善次。松

村茂平。等黨之。稱十三士。煽動藩士。俟使吏捕升吉。及其黨。繫獄。酒井雅樂頭。臣河合某。與主稅爲姻戚。寄書告西川升吉等。有功無罪之狀。主稅以聞於侯。於是赦升吉等罪。九月。薩長土三藩上京師。侯使直內。探索直內留京師數旬。欲報事情於國。十一月廿七日。去京師。至伏見驛。會國老各務兵庫至。兵庫欲迎忠德于江戸也。共談京師事情。升吉急遽來。謂兵庫曰。聞三藩諸士出大津驛。欲留卿之東下。兵庫乃與直內入京師。宿四條旅館。夜半升吉來曰。明日長



藩士佐々男也。土藩士平井收次郎等將來會也。直  
內疑之。翌日訪長藩士村田次郎三郎。土藩士平島  
八助等問收次郎等所爲。次郎三郎等皆不知也。直  
內歸謂兵庫曰。升吉之言難信也。使彼人在此地。招  
禍必矣。不如歸之于國也。兵庫不肯。少焉男也與同  
藩士小畑某上岡某來。謂兵庫曰。貴藩幽閉之士皆  
無罪也。盍赦之。兵庫乃謂直內曰。卿歸報于國。予以  
赦罪狀付之。直內曰諾。兵庫出而不歸。直內至大阪  
宿旅館。升吉善次來曰。我等直歸于國。欲除奸吏。解  
幽閉也。直內益疑之。欲有所問。躡兵庫上京師。不在。  
乃問收次郎以兵庫等所與謀。收次郎曰。彼口唱正  
義。未知有幕府違勅之事。所言不過除奸吏解幽閉  
而已。使此輩留京師。亦無益于國也。直內聞耻之。寄  
書父真輔報事。真輔常惡彼輩所爲。升吉等亦忌  
真輔。目爲佞奸阿黨。謀除之。十三士等欲殺真輔。及  
主稅。十二月九日夜。升吉與數名訪真輔。真輔既就  
寢。怪而問故。升吉等曰。有同志者報云。將有事于京  
師。故來謀也。真輔出。升吉等急斬之去。豐吉等襲主



稅登城不在。乃伏城門。主稅出。伏起。主稅曰。賊何者。敢無禮。拔刀鬪。傷豐吉衆圍之。亂擊。斬其首。副斬奸狀。投於大目附役宮地萬之助門內去。直內駱之助皆在京師。乃幽其家族。以續之丞爲用人。上席以收太郎爲給人。上席奸黨等謀殺直內及駱之助。有人告之。十三日夜。直內與駱之助竊搭船歸。至新濱。聞奸黨等要於途。至讚岐小豆島。匿於知己之家。真輔從兄神吉良輔寄書使歸國。十七日。直內與駱之助歸。即夜幽之。其翌萬之助召駱之助。傳放逐之命。

駱之助愕曰。不知我有何罪。至於茲也。萬之助曰。庶以爲有罪。何可得問。乎。駱之助快々而去。奸黨伏途候之。駱之助快々而有脚疾。不能逃走。親族擁之入福泉寺。祖先墳墓所在也。與僧同哀。請命。不許。真輔從弟齋半輔請留之大目附役青山某曰。駱之助放逐之臣也。留之者亦有罪也。半輔默。小川省吾謂良輔曰。駱之助既獲罪。欲免豈可得乎。與罹黨人之鋒。不知自刃之勝也。良輔告之。駱之助遂自刃。三年癸亥正月。萬之助召直內及親族告曰。十三士之徒。



報國盡忠有功于朝廷。大原御既奏之於闕下。

長土兩侯亦有賞賜。汝等不可有挾私怨復仇之舉。

也。直内切齒泣涕。從命。物頭江見又兵衛亦召良輔。

及津田民右衛門真輔傳命如萬之助之言。忠德既

辭政務。侯之叔父徹之助代而歸于國。二月某日奪

直内祿。直内有病。寓於須知正路之家。正路者真輔四子四郎也。

為須知某養子後欲報父兄仇去歸于家。三月十四日十三士歸于國。囚

于獄。升吉總平等在獄中托書於獄丁密報其徒。獄

丁獻之於徹之助。徹之助深惡奸徒之罪。續之丞省

吾等大懼。至大坂。面土藩士謀之。土藩士乃至赤穂。說以十三

毒無罪。六月廿八日赦十三士罪。主稅及真輔駱之

助等亦錄祖先之功。復其祿。真輔五子慥五郎嗣家。

真輔駱之助皆得無罪。真輔三子行藏六子六郎等。

悲憤激切。上書請雪。父兄冤奸吏壅蔽不通。某日奪

續之丞職。徹之助欲罪奸徒。以藩吏多出。自奸徒不

果。將至于江戶。聞奸徒等要於途。留數日。微行而至。

不日。復續之丞職。元治元年甲子三月。升吉出奔。七

月十五日。銳三郎邦治。總平善次。運六。豐吉。廣平。茂



平。寅次。隆也。及其徒山下惠助。高田源兵衛等亦出。奔於長門。續之丞謂侯曰。藩士陸續出國者得無非君失御臣之法乎。侯深憂之。遂稱病致仕。以弟扇松丸爲嗣。是爲越後守。九月廿七日。脫走之士寅次及善次。豐吉等歸于國。至侯之香花所萃岳寺。與僧酌酒談話就寢。夜善次與豐吉至先侯墓前刺喉死。寅次驚逃去。慶應元年乙丑二月廿七日夜。升吉與其徒疋田元治幸田豐平歸于國。至福泉寺爭鬪。升吉被傷而死。豐平逃去。元治被傷不能逃。托擁護召其徒。

上鹿之助大岡武右衛門室井瀨平山田五助等。吏捕元治繫獄。慥五郎請升吉屍不許。四月廿八日。慥考四郎。五月二日。鹿之助武右衛門等繫獄。彥四郎在檻中自殺。三日戮升吉屍梟首於尾崎河原。十月十八日夜。元治脫獄去。二年丙寅五月赦直內罪。三年丁巳四月廿八日赦逐鹿之助。晦日六郎在播磨赤穂郡用世村與鹿之助遇。六郎曰。汝殺我父兄。今與汝過天也。父兄之仇汝速受刃。鹿之助逃。六郎急斬之爲兩斷。明治元年戊辰二月十九日大赦。賜



直内以祿五十石。以駱之助子龜太郎班給人席。瀨平武右衛門及脫士歸國者亦復祿。四月十六日。直内訴父冤。中村善右衛門與物頭平井五郎左衛門謀。諭直内曰。卿今賜俸祿復士籍。何榮如之。謝父冤。恐非其時。汝暫止焉。直内曰。已知父冤。不得不糾奸。姪之罪是非一家私怨之事。為國家正典刑也。善右衛門不能答。閏四月。長藩送致脫士銳三郎。邦治。總平。運六。廣平。茂平。隆也。惠助。等于赤穗。俟使善右衛門致于備前。請裁定。四郎。六郎。至岡山藩廳。謝父冤。三

年丁卯冬。岡山藩亦使監吏送致于赤穗。直内行藏等。望有公明正火之處。斷及獄成。仇人止得暴舉之罪而已。兄弟大失望。仰天歎息。直内病死。行藏等無由訴父冤。憤然決意欲報仇。四年二月。仇人恐有報仇之舉。將逃紀州高野山。兄弟聞之。曰。報仇之期至矣。與池田農夫也。真輔男出島幕臣池田氏養子及親族津田勉水。谷喜一郎。赤本俊藏。信道。至和泉塙三士。為高窺仇至。廿九日。兄弟至高野山黑石。地名相刺擊之地。三士報曰。仇將至。各伏路傍候之。仇銳三郎。邦治。總平。隆



也。源左衛門運六等。魚貫來。三士發銃。為號。行藏四郎出其前。六郎農夫也。擁其後。曰報父仇也。齊拔刀迫之。仇出不意。氣禿。魄矢。欲逃不得。相共接戰。兄弟鋒銳。不可當也。或傷或倒。三士自傍出。奮擊斃數人。仇悉斃於刃下。兄弟謂三士曰。幸因卿等之援。快意得報仇。三士曰。我等之援。眾敵何得殲之乎。今引敵於要地。不使一人遁者。是非由神明之加護乎。兄弟農夫也。等大喜。乃設父及駱之助靈位。斬仇首祭之。慟哭者久之。

野史氏曰。村上兄弟欲討父冤。言路壅塞。使冤鬼注于地下者數年矣。直內不得報父仇。而叔可謂遺憾也。假令奸謀欺眾。士邪說蔽一藩。正道何有不貫通之理乎。天道巡環。悔罪自刃者有焉。野山之舉。遂賊仇首。以慰父冤。魂語云。邪不敵正。信哉。



日本復讐義烈傳後序

予與福田以成信交十餘年。一日以成以所著日本復讐義烈傳示予。予受而閱之。熟讀數次。遂為之序曰。夫以血氣之忿怒。而傷殺人於刃者。其源盡出於私欲私情。其私欲私情也。或嫉妬人之才能。或戀慕人之妻妾。一有不知己意。則



怒氣猛然。遂為暴舉。是姦賊惡虐之徒。固不可置於齒牙之間者也。縱然逞私欲私情於一時。其究無不傾覆敗亡者。天道好反。可不畏乎。然而歷百代。其徒不盡滅絕。何也在教化之行不行如何而已矣。我皇國重義之俗。冠絕于萬國。故人以非義傷殺其父兄。則為其

子弟者。雖幼童婦女子。千辛萬苦。沐浴風雨。遂能復其讐。況於儼然大丈夫乎。戊辰以降。制令一新。萬機隨亘。刀劍銃槍之器。藏而不用。文教敷海隅。開化及庶民。近頃拜讀詔書曰。凡復殺人者。有司逮捕。辨明其事實。以加天誅焉。使其復讐者免沐風浴雨之苦。亦仁政



之餘澤也。嗚呼。遭遇聖人之治。如斯。而四海億兆之民。安得無姦賊惡虐之徒乎。故施教化之要。在抑止私欲私情而已。是以成所以有此著也。以成曰。此著在五六年前。今而觀之。莫是陳腐乎。予曰。否。方今文明之際。詔書既禁復讐之舉。而因此書而上磨孝子義士

之節。下戒姦賊惡虐之徒。教化行而人道正。姦賊惡虐之徒盡滅絕焉。則此書之功。豈不洪大哉。予素兄事以成。常欽以成之學之才。今又閱此書。益服其博識強聞。熟玩十日書。以還之。明治六年六月柳所淑撰。



復善日本書院發行所

明治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板權免許  
同 年十二月 出版

著者

德島縣士族

福田 宇中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真部 武助

同南區長堀橋上二丁目一番地

愛媛縣士族

中西 又市

發兌人

德島縣平民

小川 六郎

河波國名東郡西新町  
負外三十二番地

德島縣河波國名東郡小山路  
百十四番地奇道







